

李潔非明史三部曲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明六帝紀
龍牀

李潔非

著

開明書店

目錄

草莽之雄

- 說鳳陽，道鳳陽 002
此草寇，非彼草寇 005
苦皇帝 010
一朝權在手 016
揪出與打倒 019
冤魂縹緲 023
集權？極權？ 026
文字獄背後的心態 029
「獨夫」與「民賊」 042

偽君子

- 危機，並非巧合 048
殷紅的血 050
燕王登基 057

「合法性」的夢魘 068
難得心安 076
惡之花一：精神戕害 083
惡之花二：倚用宦官 089
惡之花三：國家恐怖主義 096
功歟？過歟？ 108
道德化暴君 143

從世子到帝君 253
「大禮」之議 261
「大禮議」看點 283
嘉靖與明代士風 293
嚴嵩的悲喜劇 312
死得其所 332

一不留神當了皇帝

朱厚照是誰 152
祖宗們 155
身世之謎與窩囊爸爸 163
如果天子是少年 174
政變 185
政變中的人物和餘緒 194
豹房祕史 201
光榮與夢想 220
雙「寶」合體 239

萬歲，陛下

引子 252

難兄難弟

1620年 353
沐猴而冠 363
客氏 371
魏忠賢 386
黨禍 403
塵埃落定 427
這個皇帝不享福 429
君臣之間 435
山窮水盡 450
兩個叛投者 452
末日情景 459
崇禎的死；大結局 470

草莽之雄

Chapter 1

成百上千次暴亂中，衣褐履草的赤貧之民，真正奪了政權且把江山穩穩坐下去的，只有朱元璋和他的明朝。所以，不單明朝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另類，朱元璋在前仆後繼的農民起義史上也是一個另類。

在朱元璋身上，我們看到「獨夫」和「民賊」的角色相分離的情形。獨夫未必民賊。但是，獨夫開創的政體，最終還是必將禍害人民。

中華自三代以降，文明光燦，環列皆蠻味未化民族，雖時有襲擾，以至國裂土分，但說到舉國淪亡的情形，卻還不曾有過。直到十三世紀，蒙古高原崛起一個民族，尚武驍悍，仗着馬肥人強，拉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強大鐵騎，摧枯拉朽從東打到西，從北打到南，差不多征服了整個歐亞大陸。

全中國第一次真正地亡了。但那蒙古人，雖仗着騎兵厲害，武力之強自古所無，終究是草原上粗野少文、散漫任性的民族，以為不單可以馬上得天下，也可以馬上治天下，非但不向中原文明學習，以求洗心革面，卻讓自己的蠻味習性一仍其舊，強暴統國，貪虐無度，不足百年便告終結。蒙古人被趕回北方大漠，重新過上四處劫掠、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代之行天的，便是大明王朝。那開國的君上，喚做「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諾長一串頭銜，除卻頭兩個字，剩下的皆係虛諛之辭，誰也記不住的，所以歷來大家都只管他叫「明太祖」。

說起這位太祖皇帝，那也真是迄來從無的一等人物，出於赤貧，十七歲那年父母繼歿，孤無所依，不得已竟入寺為僧混口飯吃。未久，寺院亦敗，他便隻身一人「遊食」四方——所謂「遊食」，無非乞討為生。但偏偏這麼一人，當着天下大亂之際，投身暴眾，由士卒而頭領，由頭領而元帥，最後遍滅群雄、逐斥元室、一統中華，成就二百數十年之基業。自古以來，捨漢高祖劉邦外，中國並無第二個起於平民的皇帝，但那劉邦，好歹曾身為亭長，謂之平民略嫌勉強。真正從底層「登天」的，上下五千年，唯有太祖元璋。

說鳳陽，道鳳陽

平常，從南山坡望去，曠野無際，野草萋萋。寬大的山坡幾乎一直很平緩地向北延伸着，只偶有起伏，間或點綴着幾株孤零零的樹。一條清亮

的河流繞着山坡，靜靜流淌，陽光下就像條白綢帶。

此河名濠，小，長數十里。源有二，一自橫澗山，一自定遠城北，在濠州之南合流，蜿蜒東北而入淮水。小固小，卻非無來歷。很早以前，莊子常留連於此。濠水以澄澈出名，是「臨淵羨魚」的佳處。當年，莊子偕惠子同來賞魚，留下一段「子非魚」的巧辯典故。上千年過去了，平靜的濠水好像再沒有新奇故事發生，只是默淌。

至正^①十二年（1352），大旱令素常清亮的濠水全無往日風采，就像從少女紅脣一夜之間變成老婦槁脣；魚兒無影無蹤，河牀隨處呈現網狀裂縫；少量倖存的河水，薄薄的，奄奄一息，在河中央最凹處反射出光來，幾乎看不出它在流動。

一條死水，猶如濠州的人心。

不過，此地人民對這情形倒也並不新鮮。八年前，一場更其兇烈的旱蝗之災，旬日之間奪走成千上萬條性命。那一年，單單是孤莊村朱五四老漢一家，五口人便死了三口。四月初六朱老漢頭一個撒手人寰；三天後，輪着大兒子重四斃命；又十餘日，朱家媽媽陳二娘丟下老二重六和老么重八，也追着老伴和大兒子去了陰曹地府。可憐那重八年方十六，竟眼睜睜十來天的功夫連喪父母和長兄。好些年後，孤莊村父老說起此事，還都直搖頭歎氣，直道：「慘哩……」

如今，當年人煙寥落、雞犬聲稀的景象，又在孤莊村重顯。落日下，極目而眺，諾大的平野全然空曠，生生看不到一個人影，甚至不見鳥兒飛過，那份靜詳簡直是一種透着憂傷的美，可是久處其中，卻令人不免可怖。

就在南坡，一株老榆樹下，有一小土堆微微隆起，沒有什麼特徵，上面光禿禿地只長些荒草，而且經年風吹水刷，土包越來越平，眼看着就要流失了。但是繞着轉過來，猛然卻見一條大漢仰躺在土包旁，冷不丁嚇你一跳！那漢身長八尺，黝黑精瘦；穿一條污爛污爛的直綴，敞着胸懷，夕陽灑落處，肋骨歷歷可數；破帽兒遮臉，肚皮一起一伏——竟是睡着了。

「八哥，醒醒，醒醒……」

^① 元順帝年號。

漢子猛一驚，睜眼看時，是打小一處廝混的周家小三子。但見他背負布包，神色匆忙，似要出遠門的樣子。

「小三子，你這是要去哪兒？」

「說不得，八哥，出事了。那封書信被人知道了，想告發官家討賞哩。」

我尋思還是投湯二哥的好，咱一起走吧？」

漢子眼珠轉轉了轉：「真的麼？」

「我還訛你不成？」周三兒頓足道。

漢子笑了：「兄弟，怎就改不掉你那急脾氣？要不，你先行一步，哥哥我隨後就來。」

「也罷。」周三兒拱手道，「八哥，那我就和湯二哥在濠州等着你。」

「一路珍重，兄弟。」漢子在周三兒肩頭用力拍了拍。

目送周家小三子漸行漸遠的身影，暮色下，漢子忽然感覺到一絲涼意。一群昏鴉飛了來，落在老榆樹上，「啊，啊啊」的叫聲送出，令本極遼曠的四野，更顯冷清。

漢子悲從心起，掉頭衝着小土堆翻身便拜：

「爹，娘！二老在世，教兒本分為人，兒原不想投湯二哥，如今村裏人死的死，逃的逃，廟裏和尚也散去大半，兒沒了着落……兒今二十有五，實不甘再像八年前那般遊食為生……爹啊娘啊，兒當如何，替兒拿個主意吧！」

言畢，就兜內摸出一面小銅牌，那還是自己剛生下來時，吃不得奶，爹上廟裏拜菩薩時請回來的護身符。銅牌一面刻着觀音像，漢子拿在手裏，默想：「觀音像若衝上則去，衝下則留。」於是開口道：「爹娘在上，且助重八則個！」

銅牌拋起，落在土坡草間，撥開一看，觀音像衝上。再扔，如此；第三次又拋，仍如此。

漢子站起身，目光漸漸清澈，原本就有些兇悍的臉此時又蒙上了層剛毅之色。只見他頭也不回地大步走了，直走到西下的夕陽血似的慘紅裏去……

——以上多係虛構，是當年讀吳晗《朱元璋傳》後，我在懷想明太

祖朱元璋如何奮起於草莽之際，自己心裏描畫出來的一幅「復原圖」。1978—1982年唸大學期間，每年的寒暑假，我在合肥與上海之間，在這條鐵路線上來來回回要穿行四次；每一次，列車行經臨淮關—蚌埠這區間，我望着窗外的淮西山川，腦中都忍不住去浮想與朱元璋有關的舊事和畫面。

雖是虛構，但人物和大的情節皆有所本。其中，那個周家小三子，是周德興；湯二哥，就是湯和。這兩個人，還有徐達，都是朱元璋（小名重八）打小一起的玩伴兒，後俱為明朝開國元勳。至正十二年郭子興在濠州聚眾反，湯和先行投了郭軍，很快積功做到千戶，此時他捎信給朱元璋，催促也來入夥；元璋初意未決，求之於卦，才趕到濠州，由湯和介紹加入義軍。讀史至此，不免慨然：一座小小的孤莊村，蹇伏浩野，無憑無依，卻突如其來聚現了一個豪傑群體。歷史的脈絡，確非可以常理解釋者。

此草寇，非彼草寇

時勢造英雄，這話既對，也不對。很多時候，似乎具有必然趨向的時勢，最終卻並沒有造就英雄，只造就了偽英雄。這類偽英雄也曾一時叱咤風雲，露出王者風範，但就在幾乎走上其命運巔峰的關頭，不堪輾轉，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得轟然倒地——「大順帝」李自成、「天王」洪秀全，此之謂也。還有的時候，時勢貌似造就了英雄，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卻辜負了時勢的造就，不可思議地敗給絕非為時勢所看好所鍾意的弱者、配角或二流人物，項羽之於劉邦如此，袁紹之於曹操如此，張士誠、陳友諒之於朱元璋亦如此。

張士誠，鹽販出身。元至正十三年（1353）起於泰州，至正十六年（1356）得據吳地，進而再得浙西，擁江南富庶之地，於是心滿意足，惟知自守。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起大軍來取應天（南京），約士誠合而攻之。士誠竟以其「一畝三分田」為自足，不予呼應。其於元室同樣以苟

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極盡討價還價之能事，終不脫小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業已擊敗陳友諒的朱元璋，得騰出手收拾張士誠；是年九月，徐達破平江（蘇州），士誠自縊死。

陳友諒，漁夫出身。原為徐壽輝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陰謀發動兵變，挾壽輝，而自立漢王；不久，在採石磯（馬鞍山）以鐵撾擊殺徐壽輝。時諸強中，友諒廣有江西、湖廣之地，兵強馬壯，不可一世，驕橫萬分，銳意擴張，即興兵東犯。旌旗蔽日，舳艫擁江，順流揚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卻被朱元璋用誘敵深入之計，大敗於南京城外。兩年後，雙方再大戰於鄱陽湖；此番，友諒盡出其精銳之師——當時天下無出其右的巨型艦隊，「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為陣，樓櫓高十餘丈，綿亙數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軍極弱，雙方實力懸殊。但陳友諒一味恃強，朱元璋再次用計，以火攻大破陳氏巨型艦隊，戰局逆轉，八月，友諒中流矢斃命。

張陳二人，一個當時最富，一個當時最強。以勢來論，元室衰微之際，他們誰都比朱元璋更有資格成就霸業，一統天下。但士誠其人，永遠只看得見眼前利益，一個地地道道的守財奴，本性如此，毫無辦法。陳友諒驕狠雄猜，心黑手辣，倒是貪得無厭之徒，怎奈量小氣狹、器局逼仄——僅從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陽之戰，友諒勢蹙之際，居然「盡殺所獲將士」以泄忿，「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同樣也是本性如此，毫無辦法。

在兩個膀大氣粗的鄰居面前，朱元璋盡處下風，當初陳友諒搞擴張，先對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是捏軟柿子的意思。但是後來他肯定發現搞錯了人，至於鄱陽湖決戰他「矢貫其顛及睛而死」之際，只怕會感到平生最為後悔的一樁事，就是沒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樣一個角色之前，即貿然對其出手。

而朱元璋，不管其他方面作何評價，我們得承認，他是古來「草寇」之另類。於是，脫穎而出，做成了古來「草寇」都想做而最後都做不成的事。其中，關鍵的關鍵，是朱元璋高度重視並解決好了知識分子問題。將領善戰、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保證，但不足以得天下。匹夫起事，先天不足在文化上。人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其實，政治也是戰爭的終

點。沒有人為戰爭而戰爭，打仗的目的在政權，而政權雖靠戰爭贏得，卻無法靠打仗治理。從打天下到得天下，必須由知識分子隊伍建設來銜接。朱元璋最不可思議之處就是，以一個地道的泥腿子，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義。

解縉談及此，說：

帝性神武明達……始渡江時，首兵群雄多淫洩肆傲，自誇為驕。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①

《翦勝野聞》載：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開悟，豈非天生聖天子耶？」^②

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賢求士。有名的一例，就是下徽州後召耆儒朱升問時政，而得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他在採石訪得儒士陶安，很急切地徵詢政見。陶說：現今群雄並起，他們所欲都「不過子女玉帛」，建議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朱元璋大受啟發。^③《明通鑒》也記有與儒士唐仲實類似談話。胡大海打太平府時找到一個叫許瑗的儒士，派人送來見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讀書人！』」^④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業有了歷史性的轉折，標誌是，這年三月，他成功地將劉基、宋濂、章溢和葉琛延入陣營。這四人聲望素著，才智、文章、學問，皆一時泰斗。他們連同早些時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長，組成了超一流的智囊團。以這些人為中堅的知識精英，不單在戰爭中為朱元璋

① 解縉《天潢玉牒》。此書原不著撰者名氏，但明《紀錄彙編》、清《勝朝遺事》收編此書時，題為解縉撰。按：《天潢玉牒》係朱棣篡位後出於塗改歷史需要，欽命編寫的出版物之一，解縉作為當時主要文臣，主持它的編寫，是有可能的。

② 無名氏《翦勝野聞》。

③ 《國初事跡》。

④ 同上。